6

V
A 171.15
C36

左傳文苑四卷

魯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按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衛侯戰于新築 成公二年

按篇中仲尼數語乃左氏引之是時孔子未生也然細繹之不如多與之邑句此豈夫子之言哉諸侯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公名器不可以假人上地其可以與人乎余故表而出之

衛侯 穆 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 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蜡四世孫甯相甯俞子 與齊師遇 齊伐魯還衛與之遇 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言將何以答君命 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而[illegible] 也夏有 二字闕文失新築戰事 石成子 稷 曰

竹集

先但言車來至此乃點出人名是逆敘法然亦以先見車而後稱人與隕石于宋五法同此係左氏引伴尼此時孔子亦主

名以出信以下見君之所司

左傳文苑

師敗矣子不少頃[illegible]盡衛師已敗良夫復欲戰石稷言若不待救至恐衆盡爲齊所殺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也言良夫若見禽獲則爲衛國之辱子以衆退我此乃止稷令良夫退而自止此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告于中軍言新築來救衛之車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居鞠居衛地新築人新築亦衛邑仲叔于奚新築大夫救孫桓子即良夫桓子是以免既卒事也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周禮曰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曲縣軒縣也繁纓以朝繁纓馬飾諸侯之服許之仲尼聞之後聞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然後爲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然後車服可保器以藏

語服絡如头珠此左氏文最巧妙

禮卑服之器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利者義之所出利以平民何以聚人曰財故利所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以國家之政與人政亡則國家從之從之亡弗可止也已不能救止

人君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名不易然後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然禮非名不著然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名之然後上下燦然有倫名器況之則禮安得獨存哉是故繁纓小物也而夫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夫子先之蓋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illegible]微而先治之衆人之淺近故必待

左傳文苑

生著而後救之皆激宕用力少而成功多捄其著陸渴力弗能及矣

精思華意與戰韓篇略同

鞌之戰郤克有報齊之志而佐之以韓獻子范文子將帥和睦所以致勝

世能爲役于今時已陳

晉齊戰于鞌 成公二年

按宣公十七年秋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郤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郤子眇婦人見而笑之至是因魯衛之請師遂同伐齊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孫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孫桓子臧孫叔皆不以國命故自詣于郤克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賦兵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先君文公先大夫先軫克於先大夫無能爲役獻子言已尚不足爲先軫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illegible]文子也[illegible]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

臧孫叔逆晉師且道之逆迎也道爲晉師鄉道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厥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已斬之矣郤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郤克使獻子速徇不欲使韓氏獨受殺人之謗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三國皆姬姓故曰兄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晉君不忍魯衛受伐之慘使群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大國齊也輿師衆兵也言使晉師無久淹齊之土地能進不能退晉師能進攻不能退保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須辱齊侯請戰之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

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亦將偪晉來戰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擔石以投晉人禽之而乘其車既捉獲其人因釋已車而載所獲人之車繫桑木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乃以桑樹自繫於車而走以徇于齊師之營壘欲自異也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言我且盡滅此輩而後早食輕敵之甚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馬不被甲而馳晉師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即解張也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解張折矢以御左輪朱殷言血漬車輪其色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令郤克忍痛而擊鼓也緩曰鄭丘緩晉之車右自始合苟有

兎之下竟不重出鄙克字文法正不

左執三語複寫鄙克力疾奮擊之狀如見

瑣細世不備而詞氣爽整

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言苟至險地我必下車推助過險郤克豈知之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殿鎮也集成也言三軍之耳目在吾將軍之旗鼓豈可以一身之病而敗戰齊之大事乎擐甲執兵固即死矣擐貫也即就也言貫甲執兵固將以死敵病未及死吾子勉之今雖病未至於死當勉力與齊戰左執轡右援枹而鼓郤克聞張侯之言乃左手執馬轡右手援枹擊鼓以進軍枹鼓槌也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繞華不注之山凡三匝韓厥夢子輿謂已曰子輿韓厥父且辟左右言且辟車左右所偏故中御而從齊侯韓厥以夢故中御而逐齊侯以避左右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邴夏

又出此奇

丑父蛇傷當是無申夜事

似為遜辭其實無狀之正意態花妙

以御者居中故以韓厥為御欲射之言其君子人也公曰謂其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故以為非禮射其左越于車下射韓厥之車左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射韓厥車右死于車中綦毋張晉大夫喪車失其兵車從韓厥曰請寓乘欲寄寓韓厥之車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綦毋張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韓厥車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公易位丑父為車右見事急故與頃公易位將及華泉地名驂絓於木而止齊侯驂馬挂於樹木而止不能進丑父寢於轏中轏卧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丑父以手肱打蛇被傷而藏匿之故不能推車為晉追及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縶齊侯馬前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

誤寫韓厥謙恭之意出言

入師易退師難恐為人所尾背逞衛入晉師于丑父却不敢旋車退乃斜奔入狄卒衛師中蓋衛外更無晉師也

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當屬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已辱爲從戎之士敢以不敏之才攝齊之官承其空乏與齊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時丑父代爲齊侯處車中故詐使公下車往華泉取水而飲已欲使公離車因而逸也鄭周父御佐車佐車副車也宛茷爲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僅有我一人代君任患乃以爲罪而戮之乎郤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三入晉師求之每出齊師以帥

司徒妻問君父之難先君後父又不及其夫何其賢而有禮

退入于狄卒齊師既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率厲退者遂迸入狄卒狄卒狄人從晉伐齊者狄卒皆執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皆畏齊之強不敢害皆抽戈楯以覆冒齊侯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過城邑皆勵其保守者勉之齊師敗矣言師已敗不可不勉力保守辟女子齊侯單還婦人不知避故使之避君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乃走避君齊侯以爲有禮以其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壁壘者予之石窌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名齊侯使賓媚人即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甗玉甑皆滅杞所得者蓋齊使

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以乘勢而賂其退齊亦止不得已矣

晉人此語甚失宜其屈于國佐之罪也

齊國喪敗之餘猶能直詞抗敵卒以安全母亦晉君之母之言

國佐賂晉以紀甗玉磬與魯衛之侵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客謂晉也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之外祖父子其女也即齊頃公之母晉郤克難斥言齊君之母故遠稱云云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凡壠畝皆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若以齊晉匹敵言之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先王以孝治天下今質其母是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且是以不孝之道號令天下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匱乏也永長也錫賜也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故詩曰我疆我

動其同類之心耶且非先王之命與夫收合餘燼敬語大義涼然是以揖其氣

此段言求成不得則有戰辭溫婉中有嚴毅姻之

理南東其畝或南其畝或東其畝皆順地勢之自然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惟晉伐齊之兵車循壟東行爲便利不顧齊人土地之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失也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勤而撫之以役王命言五伯能勤力以撫綏諸侯以奔役於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優和也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諸侯害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若不見許則君之命臣又有他辭如下文所云曰述齊侯之言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此後更濃更精更緊

左傳文苑

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遜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燼火餘木言請收合餘兵背齊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若齊幸而得勝亦云從晉求和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況不幸戰敗敢不唯衆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疾惡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玉甗與磬我亦得地我亦得返所侵地而紓於難齊服晉故難紓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齊晉戰勝亦惟天意之所授豈必晉盛可以勝齊晉人許之對曰群臣帥賦輿猶兵車以爲魯衛請若苟

以魯衛始以魯衛結局微左氏不能渾此辭令

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魯地爲齊所侵故晉使齊歸之于魯公會晉師于上鄍上鄍地闕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也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師主兵車候正主斥堠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漢高得項羽曰吾翁即若翁齊人曰冪同叔子乎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高祖國佐語亦暗合項羽竟不殺太公晉人竟不質叔子可知鷙猛之

人天理未嘗泯特厥醒發之耳

此巫臣諫莊王取夏姬而陳明德慎罰之論辭理嚴整似當不以人廢言

奇本自申公出叙得頓挫有節奏節節相時發攢簇熱鬧此則左公妙手

巫臣諫納夏姬 成公二年

按巫臣即屈巫也見王納夏姬已有欲取之意乃生奸謀諫王勿納其言雖是其心則非矣後王遣姬歸巫臣遂聘夏姬于鄭

楚之討夏氏也以夏徵舒弒君故莊王欲納夏姬夏姬有美色楚莊欲納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討徵舒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淫之爲罪罰莫大焉周書曰康誥篇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言文王昭明其道德謹慎其刑罰所以創造周之王業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明德務使之崇高慎罰務使之除去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非文王所謂謹罰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

巫臣諫子反之取夏姬而陳不祥之論語詳而核且為以生之實難死不可獲俱灼灼可听

子反公子側也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字子蠻夏姬之兄也宣公四年立而遇弒遂無後焉殺御叔御叔夏姬夫亦蚤死弒靈侯陳靈公淫夏姬宣公十年徵舒弒之戮夏南即徵舒次年莊王入陳殺夏徵舒出孔儀孔寧儀行父亦淫于夏姬靈公被弒二子奔陳

夾陳國莊王因遂縣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人之有生保之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何必取此不祥之人

子反乃止二年王遣夏姬歸莊王使夏姬歸鄭此巫臣奸謀欲娶夏姬故令王遣之歸

巫臣聘諸鄭巫臣乃聘夏姬于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共王楚莊王子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屈巫即巫臣且告師期告齊以用兵伐魯之期盡室以行盡挈其家室以行申叔跪叔時子從其父

共王於巫臣不責其淫奔之罪而許其諫諍之忠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意

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指巫臣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往告師期是有三軍之懼將淫夏姬是有桑中之喜宜乎盡室以逃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使副介反聘齊之幣于楚巫臣取夏姬以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郤至薦仕於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子反怨巫臣取夏姬請以重幣聘晉禁錮巫臣使不得仕王曰止共王言禁錮巫臣其自為謀也則過言巫臣私取夏姬而奔其自為一身之謀則過誤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其諫莊王勿納夏姬以貪女色則為忠謀忠社稷之固也臣能盡忠則社稷堅固所蓋多矣言其諫君之忠足以蓋淫奔之罪且彼若能利國家利晉國家雖重幣晉可乎晉亦必不許我也若無

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

巫臣者所言皆是然其后竟自取妻姬夫孔以正言殺人而不孔以正自處於罪程可言若以正言責人而預為自取之地則罪程重矣好色迷人果賢者所不免耶考之共王年纔少為三耳其言可得萬代納諫法非為大逆之資能之乎孔先巫臣之世罪生視子反之徒屠戮是罪曾是孔制召怨生敵為國大患是淫之咎

章法平穩內唯勞上下軍二帥變句小有叙伯玉賞發叙事神品尚未得其解

晉師讓功 成公二年

按晉之勝齊固多諸臣功哉若稍有誇功忌能之心事必不集若范郤諸臣晦己之木而揚人之善晉文以後至數世不失中原盟主者諸賢之力居多也豈若齊桓之一傳而失霸哉

晉侯歸 敗齊于鞌而歸 范文子 士燮也 後入武子 士會也 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言文子後入不為我望爾之切 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 帥謂中軍將郤克也 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以文子謙遜知其不益己禍 郤伯見 即郤克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 范叔即文子 勞之如郤克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

敎語許多變幻于古稱敘事者咸在下風

左傳文苑

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以上軍佐代行故推讓之 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 欒書將下軍故推美於上軍而以爲出於士燮之敎詔 士用命也 士卒皆能用士燮之命 書何力之有焉 言非已之功也傳言將帥更相推讓所以成功

輩之戰事本世足奇然功成之際群臣互相推讓深有三代揖遜之風君子曰晉卿多才於此可見

與常文論

古隋有調

定王辭鞏朔獻齊捷 成公二年

按晉鞏朔既非命卿而伐齊獻捷又非典禮定王折之數語義正詞嚴王命肅肅尚有西都氣象

晉侯使鞏朔獻捷於周王 定王 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 兄弟同姓諸侯甥舅異姓諸侯敗王室之經畧法度 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 告成享於王室獻俘馘於天子 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 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未達於王室 又奸先王之禮 謂獻齊捷 余

語敦重有程

雖欲於鞏伯受鞏伯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周世與齊爲婚太公爲周太師封於齊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言齊豈不亦以淫亂縱其嗜欲以取怒晉國抑豈不可諫止教誨乃至戰爭之慘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三公也天子之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禮鞏朔以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于周之禮降于卿禮一等鞏朔晉大夫雖不當待以獻捷之禮猶降于卿禮一等也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王既使人詰鞏伯又待以宴禮而私賄之者畏晉之強故也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使相告慰鞏朔言此宴賄皆非禮之正也勿書此以爲典禮

喬於三吏以下的擬停安叙得如是

意精得孫

單好評品

叙事有味

晉知罃對楚子成公三年

按楚歸知罃非其本心蓋因荀首爲中軍佐故歸之至知罃所以對楚子者亦曰無任德怨卒使楚子聞言而惕謂晉未可與爭若罃者可謂晉之賢臣矣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宣公十二年晉楚戰于邲楚囚知罃知莊子射楚連尹襄老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人還莊子知罃之父以求知罃求贖也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旬首即知莊子也是時爲晉中軍佐故楚人許之楚人以荀首權要故許歸其子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戎兵也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俘囚也馘者割左耳執事不以釁鼓楚之執事者不殺我而以其血釁塗軍鼓使歸就戮歸晉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

況無怨易洗無德難此說按理正矣而說得婉轉美辭則更腴矣

任當也臣不任四語來上怨德詞正明真

事怨也伊不帖好好

此一段凡三轉折詞氣從容不激不阿可玩可愛

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言晉楚各為社稷之謀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各懲戒前日戰爭之忿以相赦宥而釋憾焉兩釋纍囚晉釋楚囚楚釋晉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於我無所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言我未嘗有怨於君君亦不任受德君亦未嘗有德於我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雖然如此必告我以相報之事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若晉君戮其不勝任之罪死且不朽身雖死而感楚之恩終不朽腐若從君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言以已而賜其父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荀首又請於晉君得以戮辱知氏之宗廟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嗣宗職若君不許戮而使其嗣祖宗之職位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以次第而及於晉國之政事以脩治晉國疆埸之事雖遇執事其弗敢違雖遇楚將帥不敢違避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言當竭盡忠力效致死命以與楚戰不敢有携貳之心以盡人臣事君之禮所以報楚之德者如此王曰晉未可與爭共王聞罃之言忠直不屈故知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未可爭句一掉尤高歸字應上

共王四問而智罃四答不阿不隨能重本國而不失澤好固晉之奇男子也

大國制義三句是一篇局主

汶陽田本分自周公既以歸魯曷又反之王制不明信義不立晉於是不得稱盟主矣

季文子私言晉二命 成公八年

按齊頃公自鞌歸弛死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外金石之聲遠艷冶之色卑下隣國敬禮諸侯不飲酒不食肉者七年國內大悅晉侯聞之曰柰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食肉哉請反其所侵地竟頃公之世百姓附諸侯歸故曰福基于隱約而禍生于得意其信然與

晉侯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與韓穿言曰大國制義以爲主盟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今言守一之信則或予或奪而信不可知言合宜之義則奪魯予齊

而層意緊接相應正動有勢

行父不能慷慨明言而乃私之於韓穿胡以明大義而服晉人

而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女之事夫不敢差爽而丈夫之行乃不純一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予一奪始則取田還魯今則奪田與齊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是用大道以諫之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晉侯之反齊地平義亦當萊汶陽之田亦自周公陳已歸正昌又反之行父不能慷慨明言乃私之韓穿沿之耳語猶足以見大義此見為三思之過乎

楚強莒弱陰加脩豫猶恐不及況恃陋而不脩其城郭乎逸詩之言有時哉

淫簡而動有力

巫臣欲莒設衛 成公八年

按巫臣常諫莊王勿納夏姬此又令莒有備無患觀其議論鑿鑿可聽豈可因人而廢言乎惜莒之不聽宜為楚所滅

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楚子反子重殺巫臣之族而取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殺不辜余必使爾罷于奔命以死乃請使於吳令其伐楚假道于莒自晉適吳道出于莒故假道焉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渠丘公莒子朱也巫臣與之立於城池之上曰城已惡已甚也巫臣言渠丘之城甚不堅固莒子曰僻陋在夷僻偏僻也陋鄙陋也其孰以我為虞言莒國僻陋在夷狄之地無有圖度之者不假城郭之固也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言狡猾之人思開大其封疆以利益其社稷者無國

意正警醒語更奇崛

思維二字亦略覺生氣

此皆叙事体直刻君子曰方是制所

無備也夫一句是主意下引詩而結之曰備之

無此人也唯然故多大國矣惟其如此所以諸侯互相併吞而大國日多也唯或思或縱也匹有思啟封疆者又有縱其貪掠者莒人當以此二者爲患匹夫重閉況國乎假使匹夫之勇猶且重閉門關以自用況有國家者而可以僻陋而不備乎九年冬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邑名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故以城惡不能自守而奔潰戊申楚入渠丘遂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亦莒屬邑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居安慮危故爲善之大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楚兵克其渠丘莒鄆三城無備也夫詩曰逸詩雖有絲麻絲可爲帛麻可爲布皆精細之物無弃菅蒯菅蒯皆草名亦可爲布者言雖有絲麻而菅蒯亦不可以

不可以已是大關健矣

賤而弃也雖有姬姜姬周姓姜齊姓皆大國之女無弃蕉萃蕉萃陋賤之人言雖有姬姜而蕉萃亦不可弃也凡百君子莫不代匱亦有匱乏之時須得人承代言備之不可以已也言精粗美惡皆當蓄之以備不虞

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哉脩德無益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弗去然昧於爲國之本也隆隆楚之城以益哉

登居南方以戴南冠操南音

淳文而態脈注

晉釋鍾儀 成公九年

按七年秋子重伐鄭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稅音脫）召而弔之（弔其被囚）再拜稽首問其族（問世族何官）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父子世守此職不敢更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鍾儀得琴彈作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太子也（楚王爲太子時）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

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朝夕于令尹司馬見尊卿敬老之時多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上燮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舍其軍國重事而遠稱少小之時以示其性之自然明至誠不私於君也名其二卿尊君也稱子重子反君前臣名以尊晉君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景公從文子之言厚其禮待儀使歸求成送之歸楚使求結好

衛有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其鍾儀之得乎吳以楚人能任用之何至爲鄭人所俘獲

晉侯夢厲 成公十年

按公信莊姬譖殺趙同趙括故有殺余孫之夢然二子不復生公疾必不起亦人鬼相感之一徵也

晉侯景公名儒夢大厲鬼也披髮及地搏膺而踊大鬼披髮至地以手擊胸以足踊躍曰殺余孫不義鬼趙氏之先祖晉殺趙同趙括不以其罪故曰不義余得請於帝矣言我訴冤於上帝既得請公覺召桑田巫桑田有神巫能占鬼神故召而問之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問其吉凶曰不食新矣巫言公將死不得食新麥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桓公使醫緩醫名爲之爲治也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景公又夢疾病鬼化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豎子言秦緩乃良醫彼來治病則必害我焉逃之焉於虔反其一曰居肓音方之上膏之下若我

晉侯二夢俱幻而有實驗所謂人衰鬼旺故其相感如此

事近語怪然却敘得疾核可玩以妙至妙

新妙精奇

醫書云不醫之疾攻黃莫起其此之謂乎

按膏下肓上即今所灸膏肓一穴也秦緩察病精而治法疎故不能求其穴

景公不君故故趙為大厲合又無罪而殺巫是益厲也不死寧待

何其二豎子言我當於肓之上膏之下彼雖良醫其如我何肓膈也心下為膏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與公夢同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攻熨也達針也言針灸無所施藥不至焉言藥不能至膏肓也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周六月今之四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治公田者饋人為之饋人治飲食者使之供具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俄然腹滿如廁遽起登廁遂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殉葬也

秦醫之病而不能為晉侯見射而不克食巫以術而見殺

小臣以蓄而罔我均為有罪

郤至聘楚 成公十二年

按郤至為和好而聘楚雖不敢當享禮亦以為樂之失宜也子反不能反已自思徒恃強很遽以一矢相加遺之言不遜甚矣大失和好之意背陵必有侵伐故有鄢陵之役

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共王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為樂室於地下而縣鍾鼓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金鐘也擊鐘奏樂作於地室之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何以代此為兩軍相見禮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晉楚相見唯是

亦腴暢而未精練

此下二段言世治則以禮相承世亂則以爭相侵見一矢相加遺非和好意也

天下有道四句

左傳文苑

戰鬬以一矢相加遺焉用樂無用作此軒縣之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若相責讓而以一矢相加遺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閒缺之時則相朝也於是乎有燕享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朝治其事而不夕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爭尋常之地以盡民力畧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

結上文而節意最完密

而制其腹心自制其腹心之欲不畧武夫以爲己腹心爪牙亂則反之不干城其民只以武夫爲己腹心爪牙以侵害他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終燕享之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言子反一矢之言無禮是必將背盟也吾死無日矣夫背盟必相侵伐故知死亡不久也

余按宋華元晉栾書注都元帥名著上國乃合晉楚之成而盟曰凡晉楚無相加戎云云故傳叙其西門之敕而次以瓚澤之會中洋聘享之事觀其宴臣也爲地室而縣鍾其宴君也則雖一矢相加不臣其稱子反爲正

此篇與孟獻子論部鑄之意同皆所主以理者也

左氏是個利害的人如此段天地之中等語極粹

劉子論成子不敬 成公十三年

按禮記言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此云受脤以致敬也劉子謂成子不敬取禍近於三代之言

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爲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定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於社不敬脤祭社之肉也受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中是大中之理命即天命之性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安定上天所賦之命而使之弗失能者養之以福養動作禮義威儀之法以致福不能者

便淺問我稱去了

敗以取禍福本自有故曰養禍非自有故曰取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祀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弃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是歲成肅公果卒於瑕

敬之一言迺堯舜文武以來傳心之要法春秋之世去聖人未遠名師賢大夫猶有此事呂家公曰萬子之言乃三代武師宿儒傳道之淵可信矣夫

曰字以下皆品相述晉侯之意詞氣峻整音律響亮而中間許多盟字皆文章之脉然之相头

晉侯使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按呂相魏錡之子也十一年秦晉盟於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辟驪姬也不言狄梁舉所恃大國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穆公納夷吾于晉是爲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僖十五年秦伐晉戰於韓原獲晉侯亦自悔于厥心穆公既執惠公旋即改悔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惠公卒懷公立穆公納重晉而殺懷公是成功于晉文公躬擐音患甲冑跋履山川草行曰跋踰越險

按文公既立未嘗出秦諸侯亦無有出秦者致是楚子送諸秦時也

晉自鄭貳於楚與秦伐之鄭未嘗侵秦也諸侯亦未嘗以秦之退而致命者此賀文致之詞

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亂征行也文公經歷諸國皆四代帝王之後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言鄭人侵秦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時鄭貳於楚故文公與秦圍之其實鄭未嘗侵秦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杞子三人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問也不敢斥言鄭伯故謙言秦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皆欲致死命以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大有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不見弔傷茂死我君以文公死爲無知而輕茂之寡我襄公以襄公爲寡弱而陵忽之迭我殽地穆公從杞子之謀欲潛師以襲鄭道過晉之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伐我保城亦謂秦也殄滅我費滑滑國名都于費時秦兵襲鄭無

按晉敗秦師于殽函明是怨兵其曰懼社稷之隕何等理屈詞窮

公子縶之來晉實招之趙盾負約而以兵攻之此罪秦無辭

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滑與晉同姓兄弟撓亂我同盟鄭國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所以攻秦兵于殽事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既敗秦師又願穆公赦其罪而釋憾焉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文公元年楚商臣弒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文公六年晉襄公皆卒康靈即位是年秦康公立矢年晉靈公立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剪我公室此謂文公七年秦納晉公子雍時傾覆我社稷帥我蠻戎食禾虫也食根曰蠻食節曰戎以喻公子雍也以來搖蕩我邊疆謂子雍來蕩搖我之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師於令狐事在文公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

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

君亦不惠稱盟應前意又起下意

在文十二年伐我涑川涑音悚水名俘我王官王官地名伐涑川俘王官經傳無見惟文公三年秦穆伐晉取王官及郊翦我羈馬羈馬地名秦取其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晉戰于河曲秦兵夜遁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晉在秦之東方康公絕晉之好故不東通晉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桓公又不惠然稱晉之望而共盟利吾有狄難謂宣公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時入我河縣河縣晉縣名焚我箕郜箕郜二邑名芟夷我農功損害禾稼如芟草然虔劉我邊陲殺戮邊境之人民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所以聚衆輔氏以拒秦輔氏之聚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言秦桓公亦悔二國流禍之長而欲徼惠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伯車秦桓公子

以上有殺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輔氏之聚不用重文古人為文亦有法年

按白狄以晉為婚姻於傳無所考杜註以文公納季隗之事實之季隗乃赤狄之女恐未必然且此章多誣辭蓋雖親狄以出秦故以狄為婚姻耳

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當初誓約之言未及成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事在前十一年君又不祥責桓公又萌不善之心背弃盟誓其年秦伯歸而背晉成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白狄居北狄之西徧與秦皆屬雍州君之仇讐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遂受秦使之命將以伐狄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白狄亦知秦君之二三故雖口應秦命而心實憎秦之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言秦背晉盟又來求盟于我楚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此述秦桓公盟楚之辭秦三公

不必深辨

音節鏗然

左傳文苑

穆公康公共公也楚三王成王穆王莊王也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也余唯利是視我唯利是從不誠心與晉也不穀惡其無成德不穀楚共王自稱無成德謂秦二三其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因以此言宣示諸侯以懲戒用必不一者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惡秦之甚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帥諸侯來聽命於秦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惠然顧我諸侯矜哀寡人又能矜憐我晉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我當承君之意寧靜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徼要也君若不施大惠君若不施大惠以結諸侯之好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當以諸侯之兵與秦兵戰不能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或和或戰度其利而圖謀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

敵子以和卜晉師有功可謂有見若則屬相接則知霸之所以覆師矣

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必召白狄而求盟于楚欲道以伐晉欲引導白狄與楚同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郤毅郤至弟欒鍼欒書子孟獻子曰晉帥乘和言晉之軍帥與兵車皆和睦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地名秦師敗績

权詐相傾秦晉故智本世專直但此文旁引出證錯落證續如萬馬池驅而不失御勒三軍決驟而不失犯律一盡一瀾乍放乍收亦史最奇者也

此篇述已之功不甚崇護揚秦之罪不無出詆然詞章
典雅寔左氏第一篇文字
通篇俱是造作出語言最為工鍵叙事婉出有條理法
字法細其句法亦其章法整其篇法密讀之若少過不
厭至辭命中又若是一種格調於古之宰有兩真可謂
神品

曹子臧辭國 成公十五年

按麻隧之役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太子欣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子臧將亡國人皆從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成公弑逆厲公至是帥師討之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亦宣公庶子諸侯將告周王立子臧君衛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爭立乃春秋故習而有讓國若子臧者則為嘉
當在吳季子同高風矣

伯宗以直言賈害 成公十五年

按伯宗欒弗忌晉之賢大夫也厲公暴虐而信三郤之譖而殺二賢迨後厲公之弑郤氏之誅毋乃天奪其鑒乎

晉三郤 錡至犨 害伯宗 嫉其賢 譖而殺之及欒弗忌 三郤譖殺二人 伯州犂 伯宗子 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 知其必招禍 善人天地之紀也 綱紀 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晉楚鄢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按春秋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故晉厲公將伐之是時厲公無道三郤驕悖文子知晉必亂故勸使無伐鄭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 言若快吾之願必須諸侯皆叛晉 晉可以逞 諸侯叛則厲公將或懼而脩德故晉得以逞其志也 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欒書言晉爲霸主不可自我而失諸侯 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

德刑六字一段大旨德澤也刑法也詳祥也義宜也礼履也信實也六事備迺可戰若器用然也

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音鉤句耳鄭大夫與往從告楚之使也）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邑名）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告老子反見之）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事神得福而祥降焉）義以建利（物皆得宜而利生焉）禮以順時（人有踐履則能順時而動）信以守物（人有誠信則能保守群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群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極善之極至也知極則能效死事）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詩周頌言后稷立其衆民

此顯代言以事

故民莫不以后稷爲至極標準而趨向之）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敦厚也龐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盡力從命即求無不具）致死以補其闕（致死補闕即各知其極戰而有殺傷之人皆致其死命以補其空闕之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無德以施惠）而外絕其好（無義以建利）瀆齊盟（齊一之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農事方興而動兵以伐人國禮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晉人無罪而勞民以逞欲刑不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上無信故民不知所從進退皆恐得罪）人恤所底其誰致死（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命之所至誰肯致死命而戰）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子駟鄭穆公子）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言楚兵行速又過險阻之

文子蓋知厲公無道君臣又不相容故其言如此

章法兵呂相絕秦傳論

處行陣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失志不思慮也喪列無部曲也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患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多矣所得多矣武子曰不可欒書止士燮言不可僞逃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旅振衆散敗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皆強不盡力子孫

名言

晉尚未陣於陣直逼詐晉軍若使晉無所措手故曰壓是以范宣子進陳于軍中之計棄約彩固壘而待

此又代事以言

將弱今三疆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與晉敵者但有楚國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驕亢則憂患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時晉兵未備楚兵乃迫晉兵而布陣焉軍吏患之士匄匄音蓋范文子之子趨進曰塞井夷竈塞音色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反子重不相和睦此一間也王卒以舊楚兵罷老不代此二間也鄭陳而不整鄭兵雖布陳而行旅不整列三間也蠻軍而不陳蠻人從楚者成軍而不結陳四間也陳不

京間上二句已盡此下又是摠上意申說

章法

此叙問答並其遥望顧盼影响之狀儼然目前神品神品

千古奇事亦千古奇叙真是妙品

違晦晦日兵家所忌而楚以晦日陳兵五間也在陳而囂成陣而士卒喧譁六間也合而加躁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王卒以舊未必精兵以犯天忌陣不違晦以犯天時之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櫓說文作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躁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伯州犂晉人知晉之情故以晉侯之卒告共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苗賁皇楚鬭椒子宣公四年楚滅若敖氏賁皇奔晉知楚之情故亦以楚王之卒告晉侯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左右皆謂州黎在楚知晉之情且楚衆多故憚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王族之兵最精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良精兵也而三軍萃於王卒以晉三軍聚合而擊楚中軍之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震下坤上六爻不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此卜者辭也楚在南方故曰南國元首也言射其君占辭於卦義無取不可強爲之說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占者之言與楚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避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

此一段叙事
正奇

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三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國有大任大任謂元帥之職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爲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蹲聚也徹七札焉一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也以示王曰君有二臣若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誇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詰朝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周世姬姓尊異姓卑楚異

叙問答三詞在戰事中有優柔溫肅之度所以爲妙

姓故知日爲楚之應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於泥亦必死矣錡入于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音叨弓衣言伏弓衣而死也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下下車也胄兜鍪也下車免胄而疾趨如風以禮楚王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遺郤至以弓而問勞之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韎赤色也韋熟皮也跗注戎服也若袴屬於跗與袴相連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也郤至見客客工尹襄免胄承命免胄而受楚王之命以示敬也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禮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敢告於楚

君云以君辱賜命而不敢自安非有傷也爲事之故敢肅使者爲有軍事之故不得答君命但肅使者而已肅手至地也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辱國君三年韓厥已辱齊侯故云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御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輅迎也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熒戰在閔二年乃內旌於櫜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王有死義命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軍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言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請飲子重以實整暇之言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四句皆行人之辭子重曰夫子嘗與我言於

左氏片語片字亦奇曰射月曰趨風曰見星皆天然妙肖與杜詩同

上三字句此四字句是畧變文蓋亦通大方

敘此節闡出文子亞嗣之眈與首起

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狥曰申嚴約束狥於晉師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馬也修陳固列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穀陽子反內豎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楚兵既逃弃其粮食晉食楚粟三日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辯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奢周書曰唯命不于

相應

共王引過正所以責子反也

子玉初喪師徒成公賜之死子反既聞其事則令亦當自殺矣

杜云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處俱因禱自裁

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晉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故罪在子玉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及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時子及將中軍言中軍之卒實奔走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乎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子反名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使人未至子反自殺而死

按傳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奮侮而克敵是天益生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家

使家速死世及於羅范氏之福七六月戊辰云燮卒

部犨於樂范此正兩立必不容事故欲去文子而假樂范以中之小人之計極狡矣

聲伯請晉復行父 成公十六年

按宣伯通於穆姜穆姜者成公之母也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公會晉侯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請反而聽命姜怒公使孟獻子守公宮季文子隨行至沙隨晉侯聽宣伯之譖欲去文子故公使嬰齊請之於晉云

宣伯即叔孫僑如**使告郤犨曰**時郤犨將新軍主東方諸侯故僑如使人譖之**魯之有季**行父**孟**仲蔑**猶晉之有欒**欒書**范**士燮**也政令於是乎成**魯政令成於季孟晉政令成於欒范**今其謀曰**誣譖季孟二子言有此謀**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謂晉國政令不出於君多門謂事權不一**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若欲使魯事晉請郤犨執季文子而殺之時文子從成公在晉

聲伯侍論既正又不受請邑所以樂范心服終歸李氏而出僑如也

此段都部雙親于公室之辭而以拘行父為弄魯之甚苦于辭矣

故言如此我斃蔑也我則自殺孟獻子也時獻子留守公宮故言如此而事晉蔑有貳矣既去季孟二氏則我叔孫專心事晉自此事權歸一無有二心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魯既一心事晉則其他小國皆和睦而同事晉若不殺季文子文子一歸必然叛晉矣

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信僑如之譖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子叔聲伯公孫嬰也晉人既執文子魯成公使請赦之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言魯國若殺孟獻子我則執季文子而殺之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言我親魯甚於親晉之公室時郤犨受僑如之賂故其言如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僑如之情在於淫穆姜而專魯國之權故欲去季孟也汝豈不聞其事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周公魯之始祖若晉不弃魯則是求福於周公也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他屬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言魯近於齊楚仇讐之地魯若屬齊楚則還為晉讐晉將治之又將何及也郤犨曰吾為子請邑郤犨又欲為聲伯請邑於魯以悅其心故使不救季文子對曰嬰齊聲伯名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士燮謂欒武子欒書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忘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

此段都部雙請邑之辭而以行父為受賜之為

品亦淨法不出精消

此稱父子之忠良不可信纔慝而弃下稱子叔子之善不可虛其請

是季孫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赦季孫釋季文子也僑如奔齊

按胥童又以兵甲劫中行偃欒書長魚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殺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歸

三郤未有可死之罪厲公殺之殺其臣而併禍其身吁公愚矣要皆嬖人為之也

晉厲公殺三郤 成公十七年

按傳稱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至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童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矯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共一轅既而矯亦嬖於厲公故三嬖共譖郤氏而厲公滅之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故云欲廢之使楚公子茷鄢陵戰時晉所囚者告公厲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郤至嘗使楚故言實召楚君以東師之未至也東師諸侯之助晉者與軍帥之不具也荀罃將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曰此必敗言晉此戰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悼公名襄公曾孫也言郤至欲因晉敗立孫周以事楚公

晉乎書曰其有焉言郤至有此事也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遺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試使郤至奉使周室而察其有無欲奉孫周之意時孫周在周故言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音占信之信其果有交道之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夫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奉豕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孟張奪郤至之豕以獻於公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予季子卽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難去聲作禍難去諸大夫胥童曰必先三郤郤犨郤至郤錡也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除去大族則不偪害公室敵多怨有庸計多怨者則易得有功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郤錡欲先伐厲公

叙晉□□出其禍乃深矣惟厲公卽此意亦必惑之然方戰而受其遺言亦郤至自招之耳

按郤至之言可謂不幸而受禍矣而左氏必歸其罪亦哉

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以有三者之德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若攻公則三者皆失誰肯助我而効力者死而多怨舉兵殺害而佻怨愈多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將謂君何其何以責君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若受君祿而聚黨與君爭死命罪孰大焉胥童夷陽五帥甲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三郤將謀於榭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尸于朝

郤至驕亢有取禍之道強信智勇三言藹

此篇此外傳詳于述叙冒麗博贍体大不同總之繁簡有當而是篇程爲朴雅可喜

國語視此更詳叙法畧另亦可三觀

晉悼公初政 成公十八年

按是春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立之是爲悼公悼公立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悼公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立

晉悼公即位于朝 朝廟五日而即位也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 始命百官施舍已責 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 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罷用時用民欲無犯時 不縱私欲以奪農時 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 此四人祖父皆有勞於晉國故使之爲卿 荀家荀會 二荀不詳其所出 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恭命之弟使士渥濁爲太傅 渥濁即士貞子 使修范武子之法 武子爲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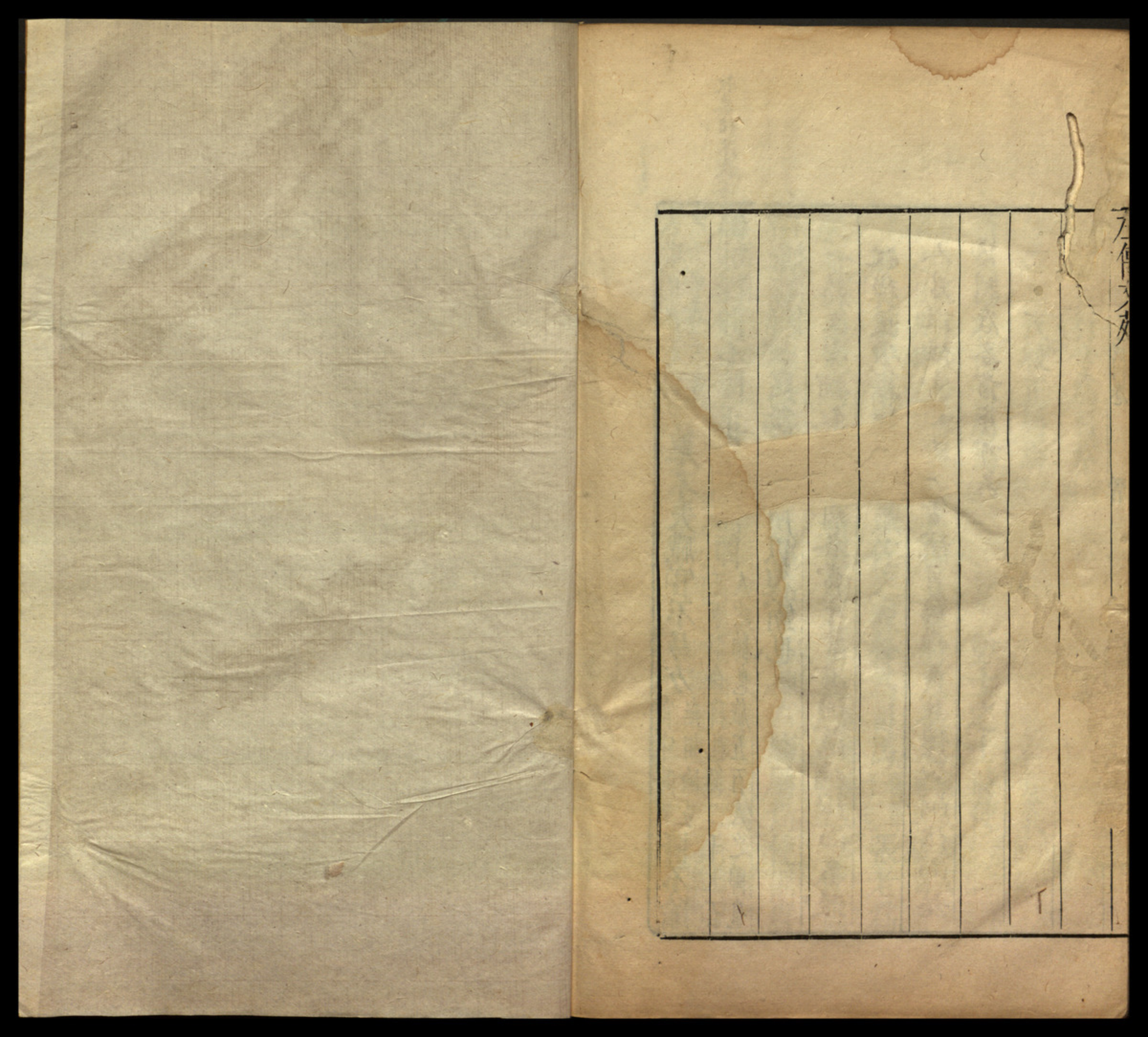
若段用多個使字作精采波瀾洶湧讀者覺其精不覺其重疊此文法史乃變

以上通言悼公之政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illegible]右行辛爲司空辛將右行因以爲氏使修士蔿之法士蔿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司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士之士時使勇力皆居右也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戎御戎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之司馬偃籍談父爲上軍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相親以聽上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程鄭荀氏別族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六閑之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群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置六卿爲軍帥故總舉六官則知群官無非其

收束結法嚴密

人者也民譽謂民之所譽望者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

一篇文字鋪敘悼公用各當其才實詞藻爛然而末段收掉更覺精神

人君涖位之初正四方拭目觀政之日悼公嗣位而施爲制度各當其可義此實得不伯